

中秋节回老家，年轻的村长来探望时，聊天中说到乡亲们正打算对村里那几口古井进行修缮。这像是无意间的话语，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勾起了我对村西头那口古井的回忆。

我的家乡位于北门江入海处北岸。在儿时的记忆里，整个村子的四周用方块石头垒起一圈厚厚的围墙，围墙外被一层满身长刺密不透风的竹林围绕着，只留出东南西北四个村口供人进出。村子共有三口古井，一口在南边，一口在北边，一口在村子的西面。乡亲们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南北两边的古井专供人们煮饭饮用，村西头的古井则供人们冲凉洗澡搓衣服。这几口古井如同慈爱的母亲似的，用她们甘甜的乳汁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使得我们这个村庄几百年来得以在这里祖祖辈辈繁衍生息。

流逝的岁月里，我对南北两边的古井记忆不是很多，只记得这两口水井的井口呈圆形，直径不到一米。村里的主妇们每天清晨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一边生火做饭，一边挑起一对铁皮桶晃晃悠悠地就近到这两口古井边打水，直到来回几趟将水缸灌满后，再脚不停歇地踏着生产队的打桶出工去。

印象最深的是村西头那口古井，其规模要比南北边两口古井大出许多。井口呈正方形，宽度足有两米以上，采用长方石条垒砌而成，高出井面四十多公分。井壁四周用青砖层层垒砌，自上往下留有不规则的容隙得下成年人脚板的凹口直至井底。古井周边建有一人多高的半圆形护栏，护栏内铺设水泥地面，自井口至护栏稍微向下倾斜。古井深大概有十来米，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一年四季水源丰沛，水质清澈，水面离井口只有一米多一点，即使是大旱之年也从不枯竭。

在我少年的记忆里，每天傍晚时分，村西头那口古井不仅是我们全村最为喧嚣热闹的场所之一，也是我们这些伙伴嬉戏打闹无忧无虑的乐园。

太阳下山时，村里大姑大婶以及刚嫁过来不久的小媳妇们从生产队的田地里收工后，便从各自家门陆陆续续汇聚到这里挑水回家搓衣洗澡。忙碌了一天的女人们集聚在古井边，总有聊不完的话题，相互打招呼问候的，逗笑嬉闹的，东家长西家短发布八卦消息的……将古井周边喧闹得像一个热闹的集市，又俨然成为一个带有娱乐性质的轻松愉快的新闻发布中心。

等到女人们将自家的水缸灌满，古井周边便成为男人们的天下了。一群光着屁

股的小男孩，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男生哥，还有哪些年轻力壮的后生们，大家都默契得像听到号令似的，不约而同地提着个小水桶，一窝蜂拥到古井边冲凉洗澡搓衣服。夜色朦胧中，人们毫无顾忌，个个都脱得只剩下一个裤衩，羞得一些晚来挑水的小媳妇远远看到扭头就往回走。人虽拥挤，秩序却不太乱，后生哥们总是先打上一桶水，然后退到护栏边上搓洗衣服，让出靠近井口的空间给我们冲凉洗澡。这个时候，一些顽皮而精灵的小伙伴往往趁后生哥稍不留神，就偷偷从他们的肥皂盒里抓起一把洗衣粉，急忙忙地从头到脚一通涂抹，再用水冲去一身的泡沫。闷热的夏天夜晚，满满的一桶井水从头淋下，全身清凉透骨，酣畅淋漓。一时间，搓衣的棒槌声、哗啦的泼水声、孩童的嬉笑打闹声，后生哥悠扬的山歌声，在古井上空汇成一首美妙的乐曲，真的让人有一种如临仙境的幻觉。

北岸地区十年九旱，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村西头那口古井还曾经是我们全村几百口人的救命井。印象最深的是我还在这里读小学三年级那次，几乎是从年初立春到年尾大寒，老天爷吝啬得一场像样的雨水都不舍得赏赐给人们。村庄四周水渠断流，田地龟裂，草木枯萎，就连南北两边的水井也干涸见底了，只有村西头那口古井的水位比平时稍微消瘦了一些。

为了保证全体村民及生产队的猪牛牲畜日常饮水大事，村长马叔在村中间的大榕树头上贴出告示，命令每家每户一天只能到村西头的古井挑一担水，禁止全村男女老少再去井边洗澡搓衣。马叔说话算话，将村里一帮后生组织起来，成立了护井队，一日三班白天黑夜在井边轮流看守。村民们也通情达理，大家自觉遵守村规民约，最终毫发无损安然度过了那个大旱之年。也许是这个缘由吧，乡亲们对村西头那口古井有着一种近乎迷信的顶礼膜拜，许多父母都将孩子寄名给古井，叫做井佑，井育井恩之类的，视古井为孩子的再生父母，祈祷古井保佑孩子平安健康长大成人。

年岁岁，村西头那口古井陪伴着我走过了快乐的少年时光，直到我十六岁外出求学后，每个暑假回来，这里依然是我与童年玩伴们傍晚相聚嬉闹的地方。后来毕业分配参加工作，回来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加上不久后村里家家户户安装了手摇井，前几年又接通了自来水，这口古井渐渐地在我的记忆里竟然几乎被淡忘了。

我问年轻的村长，村西头那口古井现在怎么样了，村里又是打算怎么修缮呢？村长说，自从家家户户都用上自来水后，村里这几口古井已经有一些年头没人打理了，井口周围已经长满了杂草，井壁也爬满了青苔，尤其是村西头那口古井连四周护栏都早已倒塌荒芜。现在村里正兴起美丽农村建设的高潮，村中几口古井的修缮也纳入了规划当中。这次修缮，重点放在村西头那口古井，计划彻底清理井底淤泥，清洗井壁苔藓，采用大块青石铺设地面，使用花岗岩石修建四周护栏，在正面修建一个古井大门，护栏内栽种鲜花，安装大理石桌凳，四周再用灯光装饰，将其打造成为村中一个特色景点，供父老乡亲多休闲娱乐，同时也是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村庄将保留一个古迹，让后代子孙饮水思源留作纪念。目前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秋收农忙时节过后就动工，今年春节前就可以完成了。

我对年轻村长描绘的古井修复蓝图连连点头，并与他相约，待到年底修缮竣工时记得告诉我一声，我一定会回来躬身谒拜村西头那口古井的新姿。

光已是深秋了，这蟋蟀的鸣唱，是在歌唱生命，还是为即将到来的生命的终末哀唱挽歌？无论我从何处思虑，似乎都能在其悠长的唱声中找到依据。

《诗经·豳风·七月》云：“五月螽斯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的生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霜降一过，随着天气的寒冷，蟋蟀的生命就结束了。而我的阳台，花盆里薄薄的泥土，能为蟋蟀生命的最后时光提供出温暖的洞穴吗？况且，为了花草的成活，我还需要不时的给花盆浇些水。我不禁为蟋蟀的生命担心起来。

然而，我好像是杞人忧天了。接下来的日子，每天晚上蟋蟀仍然准时地鸣唱着，丝毫没有为即将到来的生命的末日担忧。这是多么乐观向上的精神！我为蟋蟀的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所折服和感动了。

阳台上的蟋蟀，它每晚上的歌唱，打消了我在他乡的寂寥，让我在钢筋混凝土上的方格间，也闻到乡村浓浓的气息，好像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的乡村生活，让漂泊异乡的我，精神获得了慰藉和皈依。

每晚听着蟋蟀的鸣唱，想着它寄居在我侧耳倾听的。的确，声音是从阳台上传来的，蟋蟀就在阳台上。我住在四楼，按理说一般的昆虫，是很少能上到四楼来的。它是飞来的，还是一步步地爬上来的？我不得而知，然而蟋蟀却确确实实的在阳台上。

阳台上我种了一些花草，密密麻麻的摆放着一些花盆。这些花盆，一定程度上给蟋蟀有了藏身之处。

听着蟋蟀高一声低一声有节奏的浅吟低唱，我心中不免感慨起来。秋分已过，时

秋天的风，带走了我最后一丝热情，却带不走我对母亲的思念，一种强烈的阵痛撞击着我的心灵。

三年前，母亲走了，去到一个叫天国的地方。由于飞机晚点两个时辰，就两个时辰，错过了我见母亲最后一面。听弟妹说，母亲在医院走之前，问我怎么还没有回来，或许那是母亲走之前的最后一丝牵挂，给我留下永远的遗憾和阵痛。

母亲走后，我一直无法接受这一现实。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常常想起母亲，总在回忆中熬过漫漫长夜。

今年八月的一天，三弟发来一张发霉的布鞋图片。布鞋像铺满雪花一样，底色是黑的，白的似雪花、似蝴蝶在我眼前晃悠，我顿悟是三弟回老家看爸妈了。

三弟在家庭微信群里说：“好久没有回去看爸妈了。今天我走到爸妈的坟前，感觉自己的亏欠，喊了一声爸妈：我回来看你们了，不知不觉泪如雨下。看着杂草丛生的坟头，寂静得没有一点声响，我怕打扰了他们的休息，再没有说一句话。”我理解三弟“再没说一句话”的意思，其实比说出来心里更难受。

那双发霉的布鞋很打眼，也很扎心。二妹在微信里说：“那是妈90岁生日，堂妹给妈做的布鞋，自己舍不得穿，在衣柜里，小妹看见后要穿，妈说：‘那是给你姐留起的！’

我仔细看着那双发霉的布鞋，心里酸酸的，再从二妹那里得知，是妈给我留起的，我无法控制，一汪泪水夺眶而出，无尽的思念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

那是我小的时候，家里只有煤油灯，灯座上有一个玻璃罩，也就是后来马灯的前身。晚上我就在煤油灯下做作业，母亲不是纳鞋底，就是缝补衣服，我们相对而坐互不干扰。白天我上学，母亲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中途休息的时候，男的抽烟或是聊天，女的就干手工活，多半是纳鞋底，细麻绳拉得呼啦啦响。

我们一家男孩、女孩，脚上的布鞋全凭母亲手工一针一线编出来，过年每人一双新布鞋。所以，热天就打赤脚，特别是快到冬天了，儿时的伙伴几乎都是光着脚追逐在上学的

在鞋底上。一双布鞋就大功告成，样式有小圆口和大圆口之分。小圆口为男士鞋，大圆口为女士鞋。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穿布鞋的机会少了，母亲也不必在地边栽植棉麻了。那时时兴穿解放鞋，经济条件好点的穿皮鞋，穿布鞋别人说是“土老帽”，不洋气。穿解放鞋的时间长了，总觉得湿脚，尤其是到了热天，脚发热出汗，伴有一股脚臭味扑鼻而来。穿布鞋不出汗，也没有什么怪味，不挤脚，美中不足的是怕水，下雨天是不能穿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股穿布鞋的风悄然兴起，鞋的样式也有增无减，除了小圆口和大圆口之外，还有“懒人”布鞋（鞋盖两边有一小块松紧，穿时很方便）和“松紧”布鞋（鞋盖有一小块布上排列两排小扣，鞋盖两边也有一小块松紧），这都是男士穿的。女士穿的布鞋叫“方口”布鞋，还有一字条的鞋扣，像方口皮鞋一样，只是材料不同而已。

由于儿子在北京工作，我们便举家迁移，成了北漂一族。有一年，我回家陪母亲，母亲从衣柜里拿出一双方口布鞋，面带微笑，谦虚地说：“我给兴兰做了一双布鞋，人老了，眼睛有些花，长一针短一针的，你看穿得不。”我从母亲手里接过布鞋，布料是黑色灯芯绒做的方口布鞋，一字条的鞋扣，我穿上后在坝子里走了走说：“很好！都这么大年龄了还为我做布鞋。”母亲夸我脚穿鞋像我爸爸一样好看。二妹在一旁说：“妈给我的什么都好，就是这双脚丑陋无比，一个宽块块，穿鞋不好看。”我开玩笑地说：“那是边角材料没有取好。”大家嘆一口气会心地笑了。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我心里无比幸福，“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一双发霉的布鞋，尘封了数年，见证了母亲对子女的爱，像一条长长的路，无论我们漂泊到哪里，心始终在故乡，在母亲的心里，伴随我行走天涯。可惜我们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唠叨和呼唤儿女回家的声音了，母亲的身影，母亲的音容美貌，母亲在煤油灯下做布鞋的神情，深深地刻进我的脑海，是我永远的思念。

梦里  
我无数次从这条路经过  
踩着老街那一条条风侵雨蚀的青石路  
从巷子的这头数到巷子的那头  
这里曾闪耀洗夫人“亲披甲，乘介马”的英姿

这里曾响彻苏东坡敷扬文教的声音  
这里曾人来车往、人畜和谐，热闹非凡  
.....

街道虽然只有那么大却原始质朴  
暗藏岁月芳华

再次踏上古镇  
不见灰黑的瓦、灰黑的墙、灰黑的门和  
开得大大的灰黑的窗

不见古树荫底、小巷角边、老屋檐下三  
五摇头晃脑摇扇围座吟诗作对的老人

唯见古城门变新了长高了  
唯见街道的石板崭新了平坦了  
古城垣、青石板只是一段尘封的记忆  
.....

梦醒  
散落一地  
那是古城的碎片

有没有听说过  
儋州有一个“女人码头”

一群女人 头戴竹帽  
脚穿雨靴 手扛肩挑

在东边尚未吐白的码头  
把各种海鲜从小船上搬运到

市场里头  
年复一年  
每天从凌晨时分到艳阳高照  
总能看到她们不愿停歇的脚步

有没有听说过  
儋州有一个“女人码头”

那是一个个三四十岁、五六十岁  
手持一条光鉴可人的木棒扁担的女人

“统治”着的码头  
雨后的地面多少有些滑脚  
她们忙不停歇的步伐却很坚实

她们三五成群  
用娇柔的双肩  
把一箱箱渔货从船上卸下运到码头

有没有听说过  
一个由女人“统治”着的码头  
她们穿着打扮不够光鲜亮丽  
她们风吹日晒肤色黝黑

她们勤劳贤惠无人能超  
她们讨价还价争吵不休  
只为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报酬  
可以使一家人三餐可继衣食无忧

人们称她们  
儋州渔女

雨停了又下，停了又下  
今夜不在寂静  
城市，校园，河流，树木，野草

教室窗外的水簌簌而下  
连接了喜盈门的木格  
和紧贴玻璃的帐幔

如果雨以后还是雨  
如果忧伤以后还是忧伤  
请让我从容去面对  
留下一地的湿润  
和我这颗被治愈的心

城市的灯火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辰  
遥不可及  
城市如此繁华

我们依然活得如此匆忙  
急于在浮华的人间留住清欢与烟火  
在时间的冷暖面前

看见生命的本质  
守望不是绝望的悲歌  
黎明还会来，明天还会继续



挣脱了车水马龙的栅栏  
在潮声的中间  
听礁石和野菠萝  
讲述这片无尘的海岸  
几万年前火的涅槃

黎秀奎/图 陈灿麟/文

踏上环岛旅游公路的那一刻，喜悦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我欢呼。

阳光洒在公路上，闪烁着金色的光芒，仿佛一条蜿蜒的丝带，引领着我探索未知的美景。路旁的椰树整齐地排列着，像是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条充满活力的道路。微风拂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向我诉说着它们的故事。

我沿着公路缓缓前行，眼前的景色不断变换着。大海在不远处波光粼粼，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清脆的声响，那是大自然演奏的乐章。海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时而俯冲，时而盘旋，仿佛在与我嬉戏。远处的岛屿若隐若现，像是神秘的仙境，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一探究竟。

公路旁的小镇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五彩斑斓的房屋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人们在街头巷尾忙碌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街边的小店摆满了各种特色商品，让人眼

花缭乱。我走进一家小店，品尝了当地的美食，那浓郁的味道在舌尖上散开，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地域风情。

在环岛旅游公路上，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魅力和人类的智慧。这条公路不仅连接了各个景点，也连接了人们的心。人们在这里放松心情，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感受着生命的美好。

夕阳西下，天空染上了一抹橙红色，整个环岛旅游公路都被笼罩在温暖的光芒中。我坐在公路边的石头上，静静地看着夕阳缓缓落下，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满足。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我沉浸在这美好的氛围中，不愿离去。

看环岛旅游公路，是一场与大自然的邂逅，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它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无限可能，也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美好。我相信，这段美好的回忆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成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雨后如新梦，初心立小荷。  
亭亭羞放早，濂濂润滋多。  
缠缠千层叶，嫩喃一处波。  
当年牵手夏，湖上未蹉跎。